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稗類鈔卷二十五

六

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澂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二十五

常熟潘永因編

詼諧第四十二

陶尚書穀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螾蚌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螾蚌至螟蚰凡取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解不如一解宴將畢或進葫蘆羹相勸穀下箸忠懿笑曰先王時庖人善為此羹今依樣饌來者穀一

語不答

穀識錢氏一代不如一代忠懿以穀有年年依樣畫葫蘆之句故報之

陶尚書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盃匱及旦以書謝有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詢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陶尚書穀本姓唐避石晉諱而改焉小字鐵牛李相濟出典河中嘗有書與陶公曰每過中流潛思令德陶初不為意細思方悟蓋河中有張燕公鑄繫橋鐵牛

也

太宗欲周知天下之事雖疎遠小臣苟欲詢訪皆得登對王禹偁大以為不可上疏有曰至如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比因使還亦得上殿云云當時盛傳此語未幾王坐論妖尼道安救徐鉉事謫為商州團練副使一日從太守赴國忌行香天未明彷彿見一人紫袍秉笏立於佛殿之側王意恐官高欲與之叙位其人歛板曰某即可知也王不曉其言而問之其人曰

公嘗疏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為借職是即可知也王憮然自失聞者莫不大笑

盛文肅公度豐肌大腹居馬上前如俯後如仰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謂疎瘦面如刻削二公皆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梅學士詢在真宗朝久為名臣至慶厯中為翰林侍讀好潔衣服裹以龍麝其在官舍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徐展濃香郁然滿室有賓元賓者五代漢相貞固之

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不事脩潔衣服垢汗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明孝宗朝元守直為通政使王敞為左通政姜清李浩為叅議聲音俱不甚稱時有謠曰元哭王唱姜辣李苦蓋元重濁王尖麗姜則急躁李則氣短皆切中云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

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

楊文公大年嘗戒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于是公為之大笑易之

楊大年方與客棋石中立自外至坐于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閒雅石即答云



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楊名億故云

楊文公億有重名嘗因草制為執政者多所塗削甚不平因取稿上塗抹處以濃墨就加為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或問故億曰此謂見別人腳跡當時傳以為笑後舍人草制被墨黥者則相謔曰又遭鞋底

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蓋因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真宗喜勅本國

建一佛祠以鎮之賜額曰神光朝辭日上親臨遣貢使回乞賜寺記時詞臣當直者文學不甚優贍遂假張學士君房捉刀既傳宣令急撰寺記時張醉飲於礮樓遣人遍覓之不得而貢使在閣門翹足而待又中人三促之紫薇大窳後錢楊二公玉堂暇日改閒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得最閒司諫拂衣歸華山蓋种放得告還山養病之時也希白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薇失却張君房時傳為雅笑

張亢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亢問曰近日作賦乎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舉其破題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應聲答曰奉為續兩句可移贈和尚續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

龍圖劉煜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僉曰絲哉煜應聲曰吾與點也

晏元獻以文章名譽少年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

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丁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互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座為之大笑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踈筆研今將就試宜稍溫習也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年為老娘而倒裊孩兒者

乎晏公俛而哂之既而試澤宮選士賦韻叶有王字  
振叶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聞而  
笑曰苗君竟倒裊孩兒矣

石中立喜滑稽天禧中為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  
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石率同列往觀或曰吾輩忝  
與郎曹反不及一獸石曰汝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  
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耶

包彈對杜撰為甚的包拯為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

必力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沒包彈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曰杜撰世言杜撰包彈本此湘山野錄載盛文肅度撰文節神道碑石叅政中立急問曰誰撰盛卒對曰度撰滿堂大笑文肅在杜默之前則知杜撰之說其來久矣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嵩牛韓幹馬而今乃有章得象也

丁晉公在秘閣日凝寒近火嘗以鐵箸於灰燼間書畫  
同舍伺公暫起燒箸使熱公至為箸所熨曰昨宵通  
曉不寐為四鄰絃管喧呼所聒同舍曰是必嫁娶之  
家也公曰非也是時平歲稔小人輩共樂烙其父母  
祖先耳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隆盛公曰  
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  
戶叅軍他州何可及

文潞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怪者公笑不答久之曰頗嘗記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鉸者上呼曰朕有一破損平天冠汝能釘鉸否此人既為完之上曰朕無用此冠以與汝為丁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閉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

韓縝為秦州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韓玉汝或問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孫臨最滑稽曰可怕李金吾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  
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  
火天至歐云酒黏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云  
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歐陽文忠公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  
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變  
文格蓋至日是猶有喋喋弗去者過晡稍聞矣方與  
諸公酌酒賦詩士猶有扣簾梅聖俞怒曰瀆則不告

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鵠袍環立觀所問士忽前  
曰諸生欲用堯舜事而疑其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  
幸教之觀者闕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  
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

有士大夫投啟謝論薦者云措諸事業皆仲尼之  
皇皇發為文章合唐虞之渾渾以唐虞與仲尼為  
對可與此士分謗

王宣徽拱辰於洛中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

朝天閣時司馬公亦在洛於私第穿地丈餘作壤室  
邵康節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新事邵云近有一巢居  
一穴處者富為大笑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為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  
丹有人云詩能窮人且強作富貴語看何如數日搜  
索止得一聯云脛胫化為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  
為之絕倒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介甫值一客

在坐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其水耳介甫俯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之曰屢游相鬚

曾經御覽荆公亦為之解頤

王荆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位居孟子之上與顏子為對其壻蔡元度卜實主之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名世真儒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

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  
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為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  
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後  
朝論亦頗疑窒於禮文每車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  
舊制充鄒二公東西向今郡縣學二公並列於左者  
蓋靖康撤荆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耳

大臣至近戚有疾恩禮厚者多宣醫及薨例遣內侍監  
護葬事謂之勅葬國醫未必皆高手既被旨須求面

投藥為功病者不敢辭偶藥不中病往往為害勅葬  
則喪家無預一聽命於監護官不敢復計費惟其所  
欲至有罄資不能辦者于時諺云宣醫納命勅葬破  
家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  
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  
願質之子瞻長公笑答曰吾從衆

東坡在元祐以高才狎侮公卿率有標目獨於司馬溫

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相與論免役差役利害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輒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東坡謁呂微仲微仲方寢久不出已而見于便坐其庭中有昌羊盆豢一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時伶人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宋初懲五代藩鎮之弊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權謂之監



州有錢昆少卿者餘杭人嗜蟹嘗求補郡人問其所  
欲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  
人東坡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即用  
其事

昔有點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  
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  
尚何尤婦對曰汝輩自不論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  
也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

而不習吏道名胥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  
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  
尚可六十猶癡耶長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  
猶癡

李觀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  
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  
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  
富有酒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

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疑丈人尚自為天子女  
婿如何弟殺之又云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家馬得許  
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必紛紛說魏齊李見詩大  
喜留連數月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  
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  
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曰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  
喫了酒後極索寔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  
聞者莫不絕倒

梁太祖受禪姚垺受翰林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曰  
頗知其人文思甚捷垺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太  
祖應聲曰卿便自上水船議者以垺為急湍灘頭上  
水船黃魯直詩曰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  
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山谷點化前  
人語而其妙如此詩中三昧手也

東坡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  
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世傳端明

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耶坡曰途中見章子厚  
乃回返耳

王聖塗闢之云蘇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  
書畫亦精絕有得其真跡者重於珠玉而遇人溫厚  
有片善即與之傾盡城府論辨酬唱間以談謔謫居  
黃州日有陳處士携紙筆求書會客方鼓琴遂書曰  
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絃  
慢耶對曰絃也不慢其清談善謔類如此

東坡在黃州陳季常慥在岐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病公以書獻之曰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又一病彌月雖使臯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前輩相與可謂善護也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為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曰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為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

無以為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  
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  
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  
制壙中無納金銀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  
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  
瘠羸面有饑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  
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  
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

弟叔齊豈能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多一時名士  
在館者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  
之歎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  
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意以為平緩  
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黏核者文潛遽曰豈  
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皆大笑東北有果如李每熟  
不及摘輒便稿土人因取歲之謂枝頭乾故云



元祐中一官有婚於中表者已涉溱洧之嫌及夜深女  
家索催粧詩儻者張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  
舊山川坐有李程者應聲笑曰禹舜之事吾知之矣  
郎中曹瑛滑稽便捷嘗有僧以詩投獻閱其首篇登潤  
州甘露閣曰下觀洋子小瑛曰何不道卑吠狗免肥  
次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悽瑛曰何不道犬吠張  
三嫂座中無不大笑

洪舜俞為考功郎應詔言事論臺諫失職詞甚剴切內

有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惟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句遂為臺官所劾謂祇見宗廟重事也而舜俞乃云而已有輕宗廟之意因被落三官舜俞自為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藝祖幸朱雀門指門額問

趙普何不止書朱雀門乃着之字普曰語助詞藝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洪語本此

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譏玩屢以犯人熙寧中為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

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奏  
馴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默為臺  
官彈奏放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放聞而歎曰既為馬  
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  
違法王荆公惑黨人之說反以為罪曾既隔下朝請  
而嘉問治事如故放聞而歎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  
儼然乎望之嘉問字也

王彥和汾口吃劉放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

見雄名唯聞艾氣蓋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  
又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蓋  
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放應聲答曰寒食  
原頭屢見君汾與墳同音各以其名為戲也放又嘗  
戲王覲曰公何故見賣王答曰賣公直甚分文放與  
王介甫最為故舊介甫嘗戲拆其名曰劉放不直分  
文放遂答曰失女便成宥無以真是妬下交亂真如  
上頸誤當宁介甫大啣之

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  
雄也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於世若風月前湖近軒  
窗半夏涼棋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紗裁及咏  
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老老君當日合烏頭贈祈雨  
僧詩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晒作葫蘆菑之類最  
膾炙人口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借車馬亞亦作詩  
曰地居京界足親知托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  
領上十家皮没五家皮覽者無不絕倒常言藥名用

於詩無所不可而幹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  
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  
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聞者莫不大笑又  
自為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  
全沒肚腸外面強生稜角此雖一時俳諧之詞然所  
寄興亦有深意亞嘗知嶺南思州到任與親舊書曰  
使君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螃蟹兩螯八足真實不虛  
又嘗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為亞所親任滿將去謂

亞曰郎中才行無玷宜簡調謹亞曰君乃上官鼻也  
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蔡君謨以其名獻之曰陳亞  
有心終是惡陳復之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以為名  
對宋初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為贖攀龍  
不是聶雖然三箇耳其柰不成聰聶應聲曰莫笑有  
三耳何如蓄二心蔡陳相戲所自祖也

劉放與王介同為開封府試官用事忿爭監試陳襄以  
聞二人皆贖金而中丞呂公著又言責之太輕遂皆

奪主判是時雍子方為開封府推官戲彼曰據罪名當坐決臀杖十三彼答曰然吾已入文字矣其詞曰切見開封府推官雍子方身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合坐大笑彼之奪主判其實中丞素不樂彼也其謝表畧曰曠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忤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唯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

劉貢父為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衛相鄰時諸



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盃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幙謂之曰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兵耳

劉貢父初入館乘一騾馬而出或言此豈公所乘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奔蹊之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何以處之吾令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吾初幸館閣之際俸入儉薄不給桂薪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

不意諸君督過之深姑為此以揜言者之口耳

沈存中為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始下馬典  
謁者報云內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中  
死矣待之何益衆驚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云死矣盆  
成括衆方悟其為戲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游娼館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  
之校為術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只乞就  
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謔曰此必

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邊人傳誦一詩云昨日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  
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有張師雄者西  
京人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中號曰蜜翁翁出  
官在邊郡一夕賊馬至界上忽城中失師雄所在至  
曉方見師雄重衣披裘伏於土窟中西人呼土窟為  
空尋有人改舊詩以嘲曰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  
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著皮裘入土窟

嘉興聞人德茂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之謀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牙容充書籍行開豆腐羹店

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骷髏作紫金色其家事之至謹因而富盛後其家析居爭髑髏斧為數片張文潛聞之曰明皇生死為姓安人蒿惱合坐大笑時秦少游方為賈御史彈劾不當受館職文潛戲少游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譔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濶也王曰遭此霖雨瑀曰今後轉更踈濶王曰何故答云逢此短晷蓋譏王之侏儒

元祐間有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于曹門因用春秋之文題壁曰春正月會吳姬于宋夏四月復會于曹或譏者就以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於饑寒也宜哉

宋行都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不准假有時相

問堂吏七夕不作假有何典故吏應曰七夕古今無假時相但唯唯不知其有所悔也柳詞七夕二郎神曰須知此景古今無價

紹聖間朝廷貶責元祐大臣及禁毀元祐學術文字有言司馬溫公神道碑乃蘇軾撰述合行除毀於是州牒巡尉毀折碑樓及碎碑張山人聞之曰不須如此行遣只消令山人帶一箇玉冊官去碑額上添鐫兩箇不合字便了也碑額本云忠清粹德之碑云

彭齊吉州人才辨滑稽無與為對未第時嘗謁南豐宰  
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解啞所畜  
羊棄殘而去宰即以會客彭亦預翼日投詩謝之曰  
昨夜黃班入縣來分明踪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  
去些子猪羊便引來令尹聲聲言有過錄公口口道  
無灾思量也解開東閣留取頭蹄設秀才覽者無不

絕倒

錢穆甫為如臯令會歲旱蝗發而泰興令獨給郡將云

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本  
無蝗蓋自如臯飛來仍檄如臯請嚴捕蝗無使侵鄰  
境穆甫得檄輒書其紙尾報之曰蝗蟲本是天灾即  
非縣令不才既自敝邑飛去却請貴縣押來

一作米  
元章雍

丘縣事  
誤也

林可山稱和靖七世孫不知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序  
中姜石帚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孫  
免若非鶴種并梅種定是瓜皮搭李皮



一相士黃生見黃魯直懇求數字取信為游謁之資魯直大書遺曰黃生相予官為兩制壽至八十是所謂大葫蘆種也一笑黃生得之欣然士夫間莫解其意因問之黃笑曰一時戲誕耳某頃年見京師相國寺中賣大葫蘆種仍背一葫蘆甚大一粒數百錢人競買至春種結仍乃瓠爾蓋譏黃術之難信也

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觀裹

帽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  
三惜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聞者  
莫不大笑

紹聖中蔡京館伴遼使李儼蓋泛使者留館頗久一日  
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開花如今多幸京即舉  
梨謂之曰去雖葉落安可輕移

劉貢父觴客子瞻有事先起劉調曰幸早裏且從  
容子瞻曰柰這事須當歸各以三果一藥為對

強淵明字隱季卽長安辭蔡太史京蔡戲云公今吃冷  
茶去也強不曉而不敢發問親戚間有熟知長安風  
物者因以此語訪之乃笑曰長安妓女步武極小行  
皆遲緩故有吃冷茶之戲

毛澤民受知曾文肅擢寘館閣文肅南遷坐黨與得罪  
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婿澤  
民傾心事之惟謹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席上  
賦詩末句云莫學饑鷹飽便飛澤民卽席和以呈元

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曰豈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耶澤民慚不能舉首

建中初曾文肅秉軸與蔡元長兄弟為敵有當時  
文士與文肅啟畧云扁舟去國頌聲惟在於曾門  
策杖還朝足迹不登於蔡氏明年文肅南遷元度  
當國即更其語以獻曰幅巾還朝頌聲咸歸於蔡  
氏扁舟去國片言不及於曾門士大夫不足養如  
此

錢昂治郡有聲以材能稱於崇觀間短小精悍老而矍  
鑠嘗帥秦州時童貫初得幸為熙河措置邊事恃寵  
驕倨將迎不暇獨昂未嘗加禮一日赴天寧開啟待  
貫之來久之方至昂問之曰太尉來何暮也貫曰偶  
以所乘驢小而難騎動輒跳躍適方欲據鞍忽盤旋  
庭中甚久以此遲遲昂曰太尉之驢雄邪貫對曰雄  
者也昂曰既爾難柰何不若闔之貫一時愧怒而莫  
能報其後貫大用事卒致遷謫

有一士夫于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厨中一人一日命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厨中人何為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厨中鏤葱絲者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委之作誌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於益公之門乃包子厨中鏤葱絲者豈能作包子哉

吳元中丞相在辟雍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援據精博蔡京為進呈特免過省以為學字說之勸及作相上

章乞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為左相語人曰  
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

守元中甚不能平

吳敏字元  
中真州人

南齊胡諧之譖梁州刺史范栢年於武帝曰欲擅一州  
栢年已受代帝欲不問諧之曰見虎格得而放上山  
于是賜死紹聖中謫元祐大臣過嶺呂吉甫聞之嘻  
笑曰捕得黃巢笞而遣之

紹聖中貶元祐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黃魯直

宜州劉莘老新州皆取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  
伎如此時有術者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  
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  
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魯直其不返乎後東坡  
北歸子由退老於潁十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陳瑩中云嶺南之人見逐客不問官高卑皆呼相公想  
是見相公常來也

宣政間戚里子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咏常出入禁中善



作臨江仙末章必用唐律兩句以當調笑徽宗置花  
石網石之大者名神運石大舟排聯十尾僅能勝載  
既至上大喜置艮嶽萬歲山命俊臣為臨江仙詞以  
高字為韻末句云巍哉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  
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檜亦高六七  
丈圍九尺餘枝覆蔭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  
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容之弗怒也內侍梁  
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為詩

因進詩上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為好詞以咏師成  
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欲知勤苦  
為新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髭上大笑師成恨之  
譖其漏洩禁中語謫為越州鈴轄太守王巖聞其名  
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疎明日携詞見府帥叙其寥  
落之狀末云捫窗摸戶入房來笙歌歸院落燈火下  
樓臺後復預燕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雪頗有體  
氣豐甫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雪

為有暗香來座客無不絕倒

京師有一樂妓潔白而陋人目曰雪獸頭

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在途之遠巴至上林則已焦矣上大笑亦猶鋤澆焦燒四時之戲掘以鋤水以澆既而焦焦而燒也其後毀艮嶽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亦其識也

宣和中徐申幹臣自諱其名知常州一邑宰白事言已  
三狀申府未施行徐怒形於色責之曰君為縣宰豈  
不知長吏名乃作意相侮宰亦好犯上者即大聲曰  
今此事申府不報便當申監司否則申戶部申臺申  
省申來申去直待申死即休語罷長揖而去徐雖怒  
然無以罪之

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又創立  
官府扁榜一新好事者取以為對云鈐轄諸道進奉

院詳定一司勅令所王防禦契聖眼科陸官人遇仙  
風藥乾濕脚氣四斤丸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裹  
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大丞東京石朝議女壻樂駐洎  
藥舖西蜀費先生外甥寇保義卦肆如此凡數十聯  
不能盡記

虞雍公允文既却金兵於采石金懲前衄將改圖瓜洲  
葉樞密義問留鑰金陵時張忠定燾及幕屬馮校書  
方洪檢詳邁在坐相與勞問畢天風欲雪因留卯飲

酒方行警報啗至坐上皆恐葉四顧久之酌卮醪以  
前曰馮洪二君雖參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威名方  
新士卒想望勉為國家卒此勲業雍公受卮立曰某  
去却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為都督誦之昔有人得  
一鱉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中  
百沸橫篠為橋與鱉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鱉知主人  
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  
善更為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

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鎮江金主不克渡而弒自

此簡上知馴至魁柄

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人又添生兵顧問

吏曰生兵是何物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中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  
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  
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  
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  
歸矣一往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座皆笑明年丞相

竟不起

東陽陳同甫資高學竒跌宕不羈嘗與客言昔有一士鄰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故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甫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



儒不為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耶

裴晉公與郎中庾威同生于甲辰裴嘗戲威曰郎中乃  
雌甲辰也程文惠公與龐頴公同生于戊子程已貴  
而龐尚為小官嘗戲龐曰君乃小戊子耳後頴公大  
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耳頴公  
笑之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并銀絹  
萬兩匹錢千萬綵千繡有詔就第賜宴假以教坊優

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數言而退有參軍前褒檜  
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詼語雜至參軍方就椅  
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為髻如行伍之中後有大環為  
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伶遽以朴擊  
其首曰爾但坐太史交椅請取銀絹例物此環掉腦  
後何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  
語禁始益繁芮煜令衿等吻禍蓋其末流也一云楊  
存中在建康旗上畫雙勝連環謂之二勝環蓋取兩

宮北還之意後得美玉琢為帽環以進有一伶在旁  
高宗指示之此楊太尉所進二勝環伶人跪捧諦觀  
徐奏曰可惜二勝環却放在腦後高宗為之改容

秦檜在相位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  
以選階一二年為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朝者  
多不肯求外遷時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  
日坐於秦府賓次朝彥雲集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  
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語願資醒困

何如衆知其善詭爭聳聽之乃抗聲曰昔一朝士出  
謁未還有客投刺於門閤者告以某官不在客忽勃  
然發怒叱閤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  
與某官厚故來相見而敢以此語詛之耶閤惶恐謝  
曰小人誠不曉諱忌但今謁者例告之如此不審更  
作何語以謝客客曰第云某官出外可也閤愀然感  
額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外兩字滿座大噱仲荀  
出入秦門預褻客談辭多風秦雖煽語禍獨優容之

蓋亦一吻流也

曹泳為浙漕一日坐客言汪王靈異者泳問汪王若為  
對有唐永夫者在坐遽曰可對曹漕泳以為工絕愛  
之曾覲字純甫偶歸正官蕭鷓巴來謁既退復一客  
至其素所狎也因問曰蕭鷓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  
對曾鷓脯覲以為慢已大怒與之絕

馬子約純負材自任好面折人人敬畏之建炎中呂元  
直作相子約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見缺公可

往否子約曰領鈞旨待先去為相公蓋一宅子奉候  
壽皇臨御有一川官得郡陞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  
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曰外面  
有一語云裏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要笑只得  
先奏所謂川知州者面大而橫濶故有此語來日上  
殿壽皇見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  
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  
以其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

皇之笑也

隆興間有揚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所謂三世仕官方解著衣喫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榼之制未得書名通判鮮于廣蜀人即對曰公方立勲業今未暇此他時功成名遂休逸林下乃可成書耳請先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有牛僉判者京東歸正官也輒搽齋音曰安撫莫信他此是通判罵安撫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是甚言語帥為發怒

頽面而通判欣然有得色

張晉彥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子孝祥在西掖時晉彥未老每見湯岐公自薦岐公戲之曰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是公合做底官職餘何足道所稱之官皆輔

臣贈官也謂安國且大用耳晉彥終身以為憾

張祁字晉

彥其子孝祥狀元及第秦檜羅織下獄檜死乃仕湯思退封岐公祁弟邵字才彥有詩名

陝西鳳州伎女雖不盡妖麗然手皆織白州境內所生柳翠色尤可愛與他處不同又公庫多美醞故世言



鳳州有三出謂手柳酒也宣州士人李愈曰吾鄉有  
四出問何物答云漆栗筆蜜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嘲之曰露花  
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秦少游善樂府取隋  
煬帝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之句以為滿庭芳詞而  
首言山抹微雲天黏衰草尤為當時所傳子瞻戲之  
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  
永破陣子語也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止一妃耳土人云馮瀛王之  
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  
九龍過客讀之無一笑才仲名棫溫公姪孫豪傑  
之士

張又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為率性齋長甚眇小  
而多姿製動以苛禮律諸生同舍俱不平之莆田林  
叔躬亦輕薄士也於是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  
之其賦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



乾道中衆客赴郡宴爾日伎樂甚盛一少年勇於見色甫就席中一客以服辭乃命撤樂勸酬次少年責此入曰敗一席之歡者爾也真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者耶賓主為之哄堂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後馬生殂梁捐金得之他日置酒觴客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儂語奉上梁諦聽之即

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  
室毋逝我梁一坐大笑梁憮然不樂無幾病死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綳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  
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  
活三郎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  
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  
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侶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明  
皇愧且笑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  
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戒好色自戕者也  
楊誠齋善詭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  
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楊叔賢郎中異眉州人言頃有眉守初視事三日大排  
樂人獻口號其斷句云為報吏民須慶賀灾星移去  
福星來新守頗喜後數日召優者問前日大排樂詞  
口號誰撰其工對曰本州自來舊例只用此一首

楊叔賢自強人也古今未嘗許人頃為荊州牧時虎傷人楊就虎穴磨巨崖大刻誠虎文如鱷魚之類其畧曰咄乎爾彪出境潛游後改官知鬱林以書託知事趙定基打誠虎文數本書言嶺俗庸獷欲以此化之仍有詩曰且將先聖詩書教暫作文翁守鬱林趙遣人打碑次日本耆申某月日磨崖碑下大蟲咬殺打碑匠二人荆門止以耆狀附遞寄答

姑蘇李章敏於調戲偶赴鄰人小集主人素鄙會次章

適坐其傍既進饌主人前一煎鮭特大於衆客者章  
即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  
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主人曰古  
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  
魚示衆客曰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  
移過右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內懼婦翁死哭於柩其孺人  
素性嚴呼入總幕中詔之曰汝哭何得無淚漸曰以



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定須見淚漸曰唯計既  
窘來日以寬巾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顙而慟慟罷其  
妻又呼入窺之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僕  
但聞自古云水出高原

唐牛竒章玄怪錄載蕭至忠欲出獵羣獸求哀於山神  
云當令吳二起風滕六致雨翼日風雨蕭不復出郊  
建炎中張韓擁兵於高郵時金兵駐楚泗間整師大  
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為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雨

大作敵衆辟易散走損折甚多因遂奏凱范師直方滑稽之雄也為叅贊軍事笑云烏知張七韓五乃得  
吳二滕六力耶聞者為之闕堂

梁溪尤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為秘書監延之為太常卿又同為青宮寮案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譴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書對曰楊氏為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誠齋呼延之為蝟蚌延之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

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  
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蝻蚌無腸也  
一坐大笑厥後閒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  
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寄語云文戈却日玉無價  
寶氣蟠胸金欲流亦以蝻蚌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  
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為挫瓌偉詭譎我倡公和放  
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史彌遠權勢赫烜引布儉壬李和孝梁成大等為之鷹

犬搏擊善類士流無恥者多以鑽刺進秩宮宴時有  
伶人執拳石以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嘆曰鑽之彌堅  
一伶人扑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  
道鑽不入也舉座弁栗翼曰彌遠杖伶人而出之境  
一云蜀閬大宴伶為古衣冠數人游於庭自稱孔門  
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氏曰吾為嘗  
從事吾為於從政吾為吾將仕遂相與歎咤以選調  
為淹抑有愆憑其旁者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

聖門下第盍叩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見顏閔方在  
堂羣而請益子騫子颺額曰如之何何必改充公應  
之曰回也不改最後宰我至曰於予予改充公愠曰  
吾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為獨改請質諸夫子夫  
子不答久而曰鑽遂改充公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  
耳夫子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為知閣門事頗與密議時  
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宴優人有

為衣冠到選者自叙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  
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適一日者弊帽  
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甲問以得祿之期日者厲  
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微有所礙目  
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侍  
燕者皆縮頸匿笑薇之初門客邸壁間一詩乃天族  
之試南宮者所作其辭曰蹇衝衝風怯曉寒也隨舉  
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韓旁有

何人細書霍氏之禍萌於驟乘八字墨蹟尚新

慶元初京尹趙師異請盡以西湖為放生池作亭池上  
求國子司業高炳如文虎為記高故博洽疾時文浮  
誕痛抑之以故失士心會記中有鳥獸魚鱉咸若商  
厯以興既已鋟之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為夏痕  
刻猶存輕薄子作詞以謹之云高文虎稱伶俐萬苦  
千辛作箇放生亭記從頭無一句說着官家盡把太  
師歸美這老子忒無廉恥不知潤筆能幾夏王却作

商王只怕伏生是你陳晦行草史集賢制用昆命元龜事閔帥倪侍郎駁之陳屢疏援引唐人及本朝命相制皆用此語史擢陳臺端劾倪削秩罷去或為一聯云舍人舊錯夏商鯨御史新爭舜禹龜聞者絕倒今人於榜下擇壻號鬻壻其語蓋本諸袁崧尤無義理其間或有意不願而為貴勢豪族擁逼不得辭者有一新後輩少年有風姿為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畧不辭避觀者如



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醜陋願  
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托迹高門固幸  
將更歸家試與妻子商量看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頃歲免女合卺之夕壻登高座賦詩催粧為常禮後皆  
畧去京師貴游納壻類設次通衢先觀人物岳母忽  
笑曰我女如菩薩却嫁箇麻胡子謂其多髯也迨索  
詩乃大書曰一雙兩好古來無好女從來無好夫卻  
扇卷簾明點燭待交菩薩看麻胡一座傳觀闕堂

餘干有王德者僭竊九十日為王有一士人被執作詔云兩條脰脰馬趕不前一部髭髯蛇鑽不入身坐銀校之椅手執銅鎚之錄翡翠簾前好似漢高之祖鴛鴦殿上有如秦始之皇一應文武不許著草履上殿德就擒此士人以作詔得免

郭鉅性善謔攻詞曲以選人入市易務親知每見之必詰問所由郭口喫不能答作河傳咏甘草以見意云大官無悶剛被旁人競來相問又難為子細敷陳且

祇將甘草論朴消大戟并銀粉疏風緊甘草間相混  
及至下來轉殺他人爾甘草有一分

張湍為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猪以呈尹而猪突入湍  
家湍即捉殺之尹問故湍曰律云猪無故夜入人家  
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為別市猪

陳桷待制紹興中嘗從諸大將為謀議官頗好修養之  
方且自以為得道嘗題其所居曰神仙多是大羅客  
我比大羅超一格有輕薄者續其後曰行滿三千我

四千功成八百我九百

有數貴人遇休沐攜歌舞燕僧舍者酒酣誦前人詩因  
過竹院聞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閒僧聞而笑之貴人  
問師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却忙了三日謂  
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

李祐晉臣初在河朔守官監司怒其啗太文對衆責之  
翼日請見遂極武監司愈怒移文責問祐供狀云高  
來不可低來不可乞指揮明降啗樣一箇

--	--	--	--	--	--	--	--	--

卷之五  
五  
五

宋稗類鈔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二十六

常熟潘永因編

紕繆第四十三

建隆初王師下湖南澧民素不識橐駝村落婦女見而  
驚異競來觀之有拜而祝者曰山王靈聖願賜福祐  
及見屈膝而促又走避之曰卑下小人不勞山王下  
拜軍士見者無不大噓又拾其所遺之糞以線穿聯

戴於男女頸項之下用襪兵疫之氣南中相傳以為笑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盤中有荔枝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荔枝請衆客同喫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云資政惡發也却請衆客放下荔枝魏公為一笑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



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  
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  
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為準條字  
再黥之頗為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參  
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  
草者乎

慶歷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於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  
臣到關即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使臣對曰如喪

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詔閣門今後武臣上殿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為文飾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其為人沽激矯偽言行鄙朴動有可笑每進講則雜以俚下鄙市之語自宸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日侍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探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啟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

須要錢仁宗哂之翼曰遍賜講官皆懇辭不拜唯安  
國受之時又有彭乘為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為可  
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為批答  
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況知成都  
府會西蜀荒歉饑民流離況始入劍門即發倉賑濟  
既而上表待罪乘又批答曰才度巖巖之險便興惻  
惻之情王琪滑稽多所侮諂及乘之死琪為挽詞有  
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益謂是耳

黃州潘大臨工詩家甚貧東坡山谷尤喜之臨川謝無  
逸以書問有新作否潘答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  
恨為俗氛所翳耳昨日聞卧攬林風雨聲欣然起  
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  
於一句奉寄聞者笑其迂濶

大臨即潘邠老

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詩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  
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鐘城人  
盡驚李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

吳中一士人曾為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託附  
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  
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騮卒曰汝往  
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肴來俄頃郡厨以  
飲食至甚豐腴適有一蓐醫在座見其事後至御史  
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得騮卒乃兵馬都監  
所假受士人教成就使官厨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  
迺杖騮卒使街司白遣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

與之別言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有故相遠派在姑蘇嘗嬉遊書寺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士人李璋素好俳諧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慶曆中衛士有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臣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周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倣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

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鞠詔獄畢上殿仁宗  
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斤矣時謂之斤車御史紹興  
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聖節殺鷄鵝太  
多只令殺猪羊大牲適傳一龍虎大王南侵邊方以  
為憂胡致堂侍郎云不足慮此有雞鵝御史足以當  
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  
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  
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御史臺故事凡拜命滿百日無啟事者斥外王平拜御  
史滿百日而未言事或云王端公有待而發苟言之  
必大事也一日聞入劄子衆共傾乃彈御膳中有髮

其彈詞云是何穆若之容忽睹鬢如之狀

宋時侍御  
史魏瓘端

最為雄劇臺中會聚則於座南設橫榻號  
南牀又曰癡牀言登此牀者倨傲如癡

張丞相雅好草聖而不工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  
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  
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



久之亦自不辨語曰何不早問致吾忘之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  
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  
形乃引鏡自照又將其鬚曰大略似之矣只無耳毫  
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  
梁公像睂目入鬢又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  
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剃其睂尾令作卓枝  
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

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令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耳毫未至天也剃眉人也君子修人事以應天奈何兒女子以為笑乎吾每欲行古道而不見知於人所謂傷古人之不見嗟吾道之難行也

淵材好談兵曉大樂通知諸國音語嘗咤曰行師頓營每患乏水近聞開井法甚妙時館於太清宮於是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遷掘數處觀之四旁遭其掘鑿孔穴棋布道士月下登樓之際顰額曰吾觀為敗

龜殼乎何四望孔穴之多也淵材不懌又嘗從郭太尉遊園咤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但呪語耳而蛇聽約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無所施其術反走汗流脫其冠巾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太尉為之一笑嘗獻樂書得協律郎使其從子乘跋其書曰子落筆當公不可以叔姪故溢美也乘題曰淵材在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曉大樂文章蓋其餘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

長淵材觀之怒曰司馬子長以鄙生所為事事竒獨  
說高祖卦六國為失故於本傳不言者著人之美為  
完傳也又於子房傳載之者欲隱實也奈何言禁蛇  
開井乎聞者絕倒

紹聖初曾子宣在西府淵材往謁之論邊事極言官軍  
不可用用士人為良子宣喜之既罷與其從子乘過  
興國寺和尚食素分茶甚美將畢問奴楊照取錢奴  
曰忘持錢來奈何淵材色窘乘戲曰兵計將安出淵

材以手持鬚良久目乘趨自後門出若將便旋然乘  
迫之淵材以手挈帽褰衣走如飛乘與奴楊照過二  
相公廟淵材乃敢回顧喘立而無人色曰編虎頭擦  
虎鬚幾不免虎口哉乘又戲曰在兵法何計淵材曰  
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淵材迂濶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  
禽卵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夜產一卵  
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謗鶴也卒去鶴輒兩展

其脛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嗟  
咨曰鶴亦敗道吾乃為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  
老孔子之語予皆勘驗要之淵材自信之力但讀相  
鶴經未熟耳又嘗曰吾平生無所恨所恨者五事耳  
人問其故淵材斂目不言久之曰吾語不入時聽恐  
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其說乃答曰第一恨鱗魚多  
骨第二恨金橘太酸第三恨葷菜性冷第四恨海棠  
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淵材瞠目

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李舟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  
遣乃受昌州議者以去家遠改授鄂倅淵材聞之吐  
飯大步往謁李曰今日聞大夫改授鄂倅有之乎李  
曰然淵材悵然曰誰為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  
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  
以知其佳淵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  
佳郡乎聞者傳以為笑

淵材遊京師十餘年其家餽粥不給父以書促歸跨一

驢攜一布囊親舊相慶曰布囊中必金珠也君官爵雖未入手且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囊中所有可早出之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汝可拭目以觀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稿草一巨束

一士人以鬻書為業盡措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入京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貨之而鬻書者雅有此癖一見



甚喜乃毋庸貨也我與汝估其值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聞者無不絕倒

有朝好古者云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為乞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太王去邠杖號於衆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枚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  
遇寰生日乃遺箱挈一故皂襖子餉寰曰此是李令  
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以書  
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挈一破臚脂幘頭餉恭曰知兄  
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幘頭願兄得  
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

劉宋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  
中何勗已有所贈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

行於道中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  
裝貯送遺之賤云承命復取古物今奉上李斯狗  
枷相如犢鼻

張懷素舒州人崇寧元年入京師自稱道術通神雖龔  
蟲異物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嘗諫以太蚤  
焚漢成梟相持亦屢登高觀戰一時公卿皆惑之至  
大觀中事敗牽引士類呂吉甫蔡元度俱坐之降謫  
王荆公次子名雱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

氏女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已百計欲殺之  
竟以慝死又與其妻日相關開荆公知其子失心念  
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壻而  
嫁之是時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荆公門人也娶魏  
氏女為妻少悍叔獻死而幃箔不肅荆公奏逐魏氏  
婦歸本家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  
死後休妻

進士李居仁與鄭輝為友居仁年踰耳順鬚盡白輝少

年輕侮乃呼為李公居仁於是盡摘其鬚去之輝一日見居仁陽驚曰數日不見風彩頓異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昔日皤然一公今日公然一婆矣

有一郎官年六十餘置媵侍數人鬚已班白令其妻妾互鑷之妻忌其少恐為羣妾所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不踰月頤頷遂空

熙寧中省試王射虎侯賦一試卷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又嘗試貴老為其近於親賦一試

卷云觀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一時傳以為笑  
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策對曰若文  
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  
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  
原甫遂目沈馮為有貌大臣

李獻臣好為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陝漕罷赴闕先  
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  
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

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慚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為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蓋鄙語謂遭杖為餐獻臣掩口笑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

中官杜浙好學文談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亦此類也

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

出道中蹣跚潦倒如醉狀乘輿為之少扼謂之天子  
避酒客及門兩扉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  
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  
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

舊制郊祀禮成駕還闕門有勘契之儀其制以劄  
為箭長三尺鏤金飾其端緘以泥金絳囊金吾掌  
之金塗銅為鏃長三寸其端所以合符也貯以泥  
金紫囊駕前掌之駕至端門闔吏闔扉以問曰南



來者為誰駕前司告曰天皇皇帝奏請行勘箭之  
鏃奏曰勘訖又審曰是否贊者齊聲曰是三審乃  
啟扉列班啟居駕乃入契刻檀為魚金飾鱗鬣荆  
刻檀板為坎足以容魚殿前掌板駕過殿門合魚  
乃啟扉其制如勘箭之儀熙寧中詔罷其制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  
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按汝何不亟去  
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

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為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為笑

蔡京改官制奏云太宗皇帝嘗為尚書令殊不知是唐太宗舉朝莫不柳榆而不敢指其非

古稱姬姜望姓也後人稱姬姜

已誤京政公主為帝姬益謬矣

李鄴使金還云金人上馬如龍步行如虎渡水如獺登  
城如猿時人目為四如給事

秦檜主和議金人敗盟入寇檜顧盼朝士問計策時張  
巨山微誦德無常師檜心異之留與語召諸將為攻  
戰計即命巨山為奏稿倉卒不仔細起頭兩句云伊  
尹告成湯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孔子曰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遂急書進呈檜後喜遂播告天下決策用  
兵已而順昌大捷金人遂退檜後專其功擢巨山中

書舍人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一聯云成湯為太甲宣  
聖作周任

徐仲車父名石終身不踐石逢橋則使人負之而趨陳  
烈弔蔡君謨之喪及門率子弟匍匐而進遵毛詩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之義也夫徐幸生江北若在江南  
則終身無可踐之地陳幸生江南若在江北則當墜  
污泥溝澮中矣迂濶可笑乃至於此晉汲桑當盛夏  
重裘累首使人扇之恚不清涼斬扇者宋党進當大

雪擁鑪酌酒醉飽汗出捫腹徐行曰天氣不正有兵士侍帳外曰小人此處頗正天下人何嘗無對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笞于是舉州皆謂燈為火上元放燈吏人遂書榜揭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官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官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闕然傳以為笑

程覃尹京曰有治聲唯不甚知字嘗有部民投牒乞執  
狀造橋覃大書昭執二字有吏在傍見其誤遂白之  
合是照執今是昭執乃漏下四點耳覃遽取筆於執  
字下加四點遂為昭熱焉

乾道中馭放秦頊等科名方集議時中司誤以馭  
為剝衆雖知其非畏中司護前遂皆書曰剝可寓  
一笑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佞劉季高

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  
令也聞者絕倒

翁肅閩人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交割猶居右席代者  
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攬衣止之曰這  
箇使不得

乾道間林謙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  
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  
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通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

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其所謀殺者為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

嶺南監司有但中庸者一日有朝士同觀邸報見嶺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輒歎曰此郡守必是權貴所主問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須痛治此乃令但中庸根勘即是有力可知同坐者無不掩口其人倖然作色曰崛直宜為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鍾弱翁所至好貶駁榜額字畫必除去之出新意自立  
名為重書然書實不工人皆苦之嘗過廬陵一山寺有  
高閣壯麗弱翁與僚屬部曲擁立望其榜曰定惠之  
閣旁題姓名漫滅弱翁放意稱謬使僧梯取之拭拂  
就視乃魯國顏真卿書弱翁顧謂客曰似此字畫何  
不刻石即令刻石傳者以為笑

鍾傳字弱翁  
章惇黨也

臨平明因寺尼刹也豪僧往來多投是寺每至則呼尼  
之少艾者供寢寺主苦之於是專設一寮以貯尼之

淫濫者供客僧不時之需名曰明因尼站

弁陽老人曰余負日茅簷分漁樵半席時見山翁野媪  
捫身得蝨則置之口中若將甘心焉意甚惡之然揆  
之於古亦有記焉應侯謂秦王曰得宛臨流陽夏斷  
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蝨王莽校尉韓威曰以新  
室之威北條單于頸無異口中蚤蝨陳思王著論亦  
曰得蚤蝨者莫不靡之齒牙為身害也三人者皆當  
時貴人其言乃爾則野老嚼蝨蓋亦自有典故可發

一笑

冲海處士李退夫作事矯怪攜一子遊京師居北郊別墅帶經灌園一日老圃請撒園姜俗傳撒此物須主人口誦穢語播之則茂退夫固矜純節執菜子於手撒之但低聲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始云云不絕於口無何客至不能訖事戒其子使畢之其子尤矯於父執餘子呪之曰大人已曾上聞皇祐中館閣以為雅戲凡曰澹話清談則曰宜撒園姜一巡

至元間詔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道經盡行燒毀  
道士受佛經者為僧不願為僧者娶妻為民時江南  
釋教都總統楊璉真伽恢復佛寺三十餘所鑑湖天  
長觀有道士為僧者獻觀於總統云賀知章倚托史  
彌遠聲勢將寺改觀乞復原曰寺額楊髡從其請真  
可笑也

宋稗類鈔卷二十六